學術情境文本:從傅柯的〈規訓與懲戒〉看學校教育權力之運作

自古以來學校便是傳遞「知識」的重要場域,而在法國知名哲學家傅柯的論述中,「知識」與「權力」長久以來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亦即掌握知識者即掌握了操縱體制的權力,學校中的知識傳播,亦隱含諸多權力與意識型態的運作。傅柯《規訓與懲戒》一書第三部分的第三章〈全景敞視主義〉中,對於學校教育之權力運作提供了極有啟發的見地。在書中,傅柯從十七世紀爆發的瘟疫與政府相關的處置方式說起,連結到邊沁(Bentham)所提出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是一高塔。高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各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裡面,另一個對著外面。然後,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高塔安排一名監督者,在每個囚室裡關進一個瘋人或一個病人、一個罪犯、一個工人、一個學生。」由此可知,在此建築架構中每個被監視的個體無所遁形。邊沁於此概念提出一個原則:「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所謂『可見的』,即被囚禁者應不斷地目睹著窺視他的中心高塔的高大輪廊。所謂『無法確知的』,即被囚禁者應該在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窺視。」

傅柯就邊沁的理論基礎,進而延展至當今社會中各個領域的權力之運作,並一針見血地點出:「這是一種重要的機制,因為它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於肉體、表面、光線、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這種安排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個人的關係。」因此最初類似監獄般的監視機制之運作,同時也映現至醫院、工廠、學校的場域之中。回顧現今的學校建築中,似乎也多可窺見類似「全景敞視建築」的設計,且從學校種種處室對於學生的規範與管制,以及各種課程的既定安排與規劃,從時間與空間中都展現了對學生的嚴密監控,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限縮個體獨立思想的可能,例如若有學生希望改變規範或課程,便需經由教師與行政機關的同意,而改變的內容與方式都還需要經過更高層的「監控者」——如校長主任或教育局長官的同意。

傅柯於文中也提及全景敞視建築除了監視功能外,還儼然是一個實驗室。「它可以被當作一個進行試驗、改造行為、規訓人的機構」。換言之,也就是由監控者以自身意識型態下認為最好的方法,不斷評定與改變身處此實驗室中的人之思想與行為,進而對其展開各類實驗,並進行「優越」地改造。回顧從古至今的學校教育,也可見學校的課程建構多是依循該時代的社會氛圍所形塑而出的種種「規範式教學」,學校誠然成了活體的社會實驗室,製造出種種當下社會所需要的「優良產品」。然而人文主義的教育傳統理當培育出具有「理性與思辨」能力的獨立思考者,若教育場域淪為工廠般的制式化生產,則早已背離「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從而泯滅了不同個體在不同文化脈絡下所生成的獨異性。

閱讀與思辨

(-)

本文從「規訓」的角度切入,反思學校教育制度的樣態,請就文中的兩個核心論點,說明理由。

文中論點	理由說明(各 100 字以內)
	【從空間上】類似定案故視建築」的設計、使學生受監督。
學校教育具有「監	
獄」般的規訓功能	【從時間上】學校種種對學生的規範管制、歷史課程的規劃
	若監委更需要展層同意。
學校教育具有「實	學校的課程建構多是依循該時代的社會氛圍所形塑出的種種
驗室」般的特性	「規範式教學」,製造出種種當TA土魯所需要的「優良產品」

 (\Box)

承上題,從本文所列之論點與論證,足見對於教育制度的反思。請觀察你所處的教育環境,你 是否認同作者觀點?請以自身所見所聞為例說明之。(文長 200 字以內)

图 是 <u>《巡查集度、暖狀建築方便巡视</u> 行政程序複雜 校園與鉅嚴格